

叶昌炽研究

YE CHANG CHI YANJIU

金振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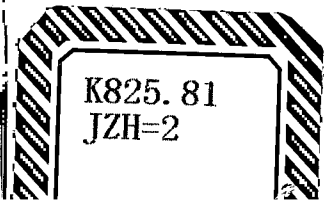


木人民出版社

叶昌炽研究

金振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K825.81
JZH=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昌炽研究/金振华. 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2

ISBN 7-206-04348-8

I. 叶… II. 金… III. 叶昌炽—人物研究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043 号

叶昌炽研究

著 者:金振华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赵 虎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江箭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48-8/K·141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子 未可等闲看缘督	3
第一章 坎坷的经历 多难的人生	20
第一节 屋檐下的前半生	20
第二节 在风雨飘摇的清廷当差	29
第三节 踉踉跄跄的晚年步履	49
第二章 厚重扎实的治学旅程	59
第一节 勤勉刻苦的治学精神	59
第二节 别具一格的治学风格	65
第三节 永存天壤的治学成就	74
第三章 叶昌炽与《苏州府志》	85
第一节 修志缘起	85
第二节 《苏州府志》的特色	94
第三节 叶昌炽在《苏州府志》撰修中的作用	105
第四章 关于《藏书纪事诗》	120
第一节 写作缘起及成书经过	120
第二节 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	131
第三节 《藏书纪事诗》的意义和影响	152
第四节 《藏书纪事诗》的讹漏和王欣夫的补正	157
第五章 叶昌炽与敦煌失宝及其他	170

第一节 敦煌文化及其遭遇	170
第二节 叶昌炽对敦煌文物的接触与研究	176
第三节 叶昌炽晚年与敦煌文化的关系	184
第六章关于《缘督庐日记》	194
第一节 从日记原稿到《缘督庐日记》	194
第二节 不同版本日记的异同	199
第三节 日记的主要内容	203
第七章 跳跃奔涌的思想脉搏	229
第一节 政治立场观点	229
第二节 编辑出版思想	235
附录	246
主要参考文献	249
后记	251

前 言

叶昌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金石目录学家、藏书学家和编辑出版家，又是晚清政坛上颇有影响的史官和学官。他个人生活道路坎坷，家庭变故不断，在求仕、为宦、问学的旅途上充满了艰辛。

清末民初的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灾难不断，积贫积弱的清王朝腐朽不堪，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践踏和蹂躏更使中国跌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以失败告终。叶昌炽生不逢时，有志难展，而时局的变化以及身边的人事尤其是他的几位师友则给了他思想和学术以不可抗拒的影响。

叶昌炽不以权位和政绩名世，虽然他常具有远见卓识，当差也很卖力；为人所钦服的，是他深厚的治学功底和治学成就以及他的治学精神。《藏书纪事诗》开创了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体式，与《语石》一起被人誉为“近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作”；不经意而为之的诗词、散文创作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参与编撰同治《苏州府志》和担任史官修撰，反映了他的治史才能和史德；一部《缘督庐日记》则展现了一幅中国近代史的图画和个人生活历程的轨迹。

对这样一位治学严谨、成绩斐然的大学问家，我们以往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浮光掠影，不深不广，许多领域尚未涉及，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观点还存在不足甚至讹误，有关对叶昌炽生年、乡贯、著述的看法评说不一，分

歧明显。这些，都是本书试图予以解剖、分析和澄清的。

本书采用的是纵横交叉、叙议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参以综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典型分析法、数字统计法等。先从总体上勾勒叶昌炽曲折而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再分章点击叶氏几个主要的生活阶段及其主要的著述情况，最后对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特别是他的思想脉络进行梳理，不平均使用力量，不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他有思想、有特色，能真正反映他“这一个”的精神风貌、内心世界和学术生涯，并尽量与现实结合起来，使研究古人的工作能较好地为现实服务。

引子 未可等闲看缘督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一位不大出名的人物，苏州人，叫叶昌炽，缘督是他的号，因为他的书斋的名字称作缘督庐。

说叶昌炽不太出名，是由于他并非政界显要，也不是公认的学界泰斗或此派彼派的鼻祖。他官止于学政（当然后来又虚授的国子监司业和并未就任的翰林院侍讲），衔不过三品。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英雄辈出，风云际会，像叶昌炽这种在《清史稿》中虽有一席之地，但仅寥寥数语的人物，也确实算不上什么“大腕”。

不过，不太出名的人物往往并不等于不重要，一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或不重要在很多时候并不表现在出名或不出名、很出名或不很出名；一些出名的甚至是很出名的所谓“大腕”，在历史却经常是些并不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将他们忽略不计——直至现如今，那些所谓出了名、出了大名的各类明星们，不正也像肥皂泡沫一样，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了么？他们成名易，成名快，人们对他们也容易忘记，忘记得快。

缘督庐主人叶昌炽虽然算不上很出名，甚至还算不上出名的人物，他在历史轨迹上的划痕不是很粗、很深，但又确实是个不容等闲看待的历史人物。他在生前和去世后都颇有一定的名声，只是并不那么张扬，更没有刻意包装。他编过藏书目录，参予撰修同治《苏州府志》，著有《语石》、《奇觚庐文集》、《寒山志》等，尤其是他的《藏书纪事诗》，开创了“领以绝句，缀以事迹，必要时殿以按语”的纪事诗体藏书家

传体式，享有“藏家之诗史，书林之掌故”之誉，并为后代学者所效法。梁启超曾把它列入国学入门要目之中。治古学者几乎无人不知此书。他从二十二岁起开始写日记，直至去世前七天为止，前后近半个世纪。一部几十万字的《缘督庐日记》既记载了他个人近半个世纪坎坷复杂的人生旅途，更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中与他休戚相关的时代风云，透露出一位近代士子、学者、官绅、末代王朝遗老的所思所想。他作过京官，也在地方上任过职，还主讲过几处书院，虽然既乏善政可陈，也无劣迹大恶可斥，但也毕竟在宦海中沉浮了二十个年头，尝到了许多官场中人才能体味到的酸甜苦辣。

是的，叶昌炽也毕竟只是叶昌炽而已，他应当是个末代封建王朝晚期典型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不必也无意去拔高和赞美他的道德文章，更用不着以今天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去苛求或臆测古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今天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去理性地、直观地审视、解读和译介，审视、解读和译介包括叶昌炽在内的这些古代历史人物的人文精神、治学成就、思想内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和给后人的启迪，等等。

与那些饮誉文坛、艺坛、政坛的著名历史人物相比，叶昌炽还不能被称为大家。但是，在叶昌炽所从事的一些研究领域，如石学、目录学、藏书学等方面，他却是无愧于“大家”这一称号的。应该说，我们以前对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是比较薄弱和不够重视的，因而对诸如叶昌炽这样的历史人物及其学问、思想的探究便不那么全面和深入。好在时空的阻隔并不遥远，叶昌炽古去还不到一百年，又是苏州人，大多原始资料尚有迹可求，我们对叶昌炽的研究应该是有基础的。

拂去尚不厚重的历史尘封，对其进行一番专门而透彻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叶昌炽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且许多方面

都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在不少学术研究领域，他完全可以以开拓者、大学者和专门家的身份跻身于整个中国古代学林。对叶昌炽的研究，在他去世后不久即有零星的活动，但时至今日，这种研究也仍是非常不够的：研究者少，研究论著少，深入全面的研究则更少。为了古为今用，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对叶昌炽及其思想、学术和生活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考索和深入全面的研究，将是一件非常值得而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我们也将发现叶昌炽亦仕亦隐的生活轨迹，触摸到他那跳跃涌动的思想脉搏，了解他那厚重扎实的治学旅程，同时，也将窥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世象万态和社会图画。也因此，我们将能看到一个不大为后人所重视的中国近代史上治学严谨的学者在许多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他不应该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而名不见经传或默默无闻，不应该被等闲视之而应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这些，也许就是本书写作的目标和愿望。

可是，一进入研究的正题，我们便发现一个最基本却又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叶昌炽的字、号、出生年份及出生地在各种书籍和文章中都出现了不很一致的情况。除了出生年份这一问题留待后面讨论外，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这里先把叶昌炽的一些字、号及出生地的不同表述作个简单的探讨，并把各家说法罗列如下。

对上面这些问题的说法，最具权威性的，应该是赵尔巽等人编撰的《清史稿》。《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传三》《冯桂芬传》中附有《叶昌炽传》。传不长，全录如下：

叶昌炽字鞠裳，元和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至侍讲。督甘肃政，边地朴陋，昌炽校阅尽职。以裁缺归，著书终老。国变后五年卒。著有《藏书纪事诗》六卷、《语石》十卷、《邠州大佛寺题刻考》二卷，均考订精确。^①

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叶昌炽条”则说：

（叶昌炽）字兰裳、鞠裳、鞠常，自署菴居士、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②

李玉安、陈传艺编写的《中国藏书家辞典》“叶昌炽条”又另一种说法：

（叶昌炽）字颂鲁，号鞠裳，一号缘督，自题缘督庐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晚年取庄子“为善无近名，缘督以为经”之义，自号缘督主人。^③

郑伟章、李万健所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中有《叶昌炽与〈藏妻纪事诗〉》一篇，所提观点与《中国藏书家辞典》大致相近，但也略有细微的差别：

① 赵尔巽等编撰：《二十五史·清史稿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0331页。

②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

③ 李玉安、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295页。

叶昌炽，字颂鲁，号缘督，又号鞠裳，自题缘督庐主人、蓬大夫等。光绪二十四年他儿子相继死去以后，他悲痛异常，自署为悻居士……他是江苏长洲（今苏州）人……①

除了以上这些比较权威的书籍所持的说法外，一些研究文章在有关叶昌炽的字、号及何方人氏的问题上也都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表述，但大多倾向于“字鞠裳”、“长洲人”这样的提法，对叶昌炽的号则不大提及，有的则干脆连字和籍贯都一起回避了，或直接将叶昌炽的家乡笼统地称作苏州或吴县。②

先看叶昌炽的字和号。

关于叶昌炽的字、号，各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鞠裳”、“颂鲁”还是“颂鲁”、“鞠裳”的问题上。

古人一般都有姓、名、字、号等表示一个人称谓的符号。姓名姑且不论。字，是指一个人的表字，往往与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号，是一个人的名、字以外的一个或多个称谓，多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经历等有关。姓、名、字三项一般均由长辈（尤其是父亲、祖父等）在出生后即已确定，而号则常常是自己长大后起的。外，兄弟之间的名、字一般多有关联，而他们各自的号则并无必然的联系。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及其分析，我们认为，叶昌炽的字

① 郑伟章、李万健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② 有关这些文章可参见：徐雁：《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第2期；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

为“鞠裳”，叶昌炽的号为“颂鲁”（当然还有别的号）。理由如下：

第一，从叶昌炽的名与字的关联情况来看，“昌炽”与“鞠裳”在意义和发音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而“昌炽”与“颂鲁”在意义和发音上都没有联系。“昌炽”是“昌盛、炽热、兴旺”的意思，叶昌炽的弟弟取名“昌言”，也具有类似的含义。“鞠”既有“幼小”的义项，又有“高”、“大”、“穷极”、“告诫”等义项，这与“昌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裳”在发音上与“昌”同声同韵，它们的内在联系性是显而易见的。“颂鲁”则具有“学孔”、“尊孔”、“赞颂儒学”的意蕴，与“昌炽”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作叶昌炽颂扬儒学精神而给自己起的号，却是非常合适的。

第二，从叶昌炽与弟弟叶昌言兄弟二人的字的共同点来看，叶昌炽的字为“鞠裳”也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叶昌炽的弟弟名叫叶昌言，是叶昌炽惟一的一个亲弟弟，另外还有一个从弟叫叶昌骏。他们一辈是以“昌”字排行的。叶昌言于光绪十二年（1886）去世。叶昌炽与叶昌言兄弟感情极好，叶昌炽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的这位亲兄弟，而每次提到叶昌言时，都称他为“荔裳”。“鞠裳”、“荔裳”，不正是兄弟之间才有的表字么？并且，“鞠”通“菊”，有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也直接称叶昌炽的字为“菊裳”，如郑伟章的《叶昌炽年谱简编》。这样，“菊裳”和“荔裳”的相关性就更强了。另外，鞠（菊）又与叶昌炽的出生季节有联系。叶昌炽的生日为农历九月十五，这时正是菊花盛开怒放的金秋，取字鞠（菊）裳，正应于此。叶昌炽弟弟叶昌言取字荔裳，也有近似的含义：荔乃荔枝，生长于春夏，叶昌言的生日正是春日。当然，诸如郑伟章《叶昌炽年谱简编》又犯了一个很大而又很低级

的错误，即既认为叶昌炽的字是“菊（鞠）裳”，又称叶昌言的号为“荔裳”。这是不需辩驳就可证明其错误的。

因此，我们确认“鞠裳”为叶昌炽的字，“颂鲁”为叶昌炽的号。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叶昌炽的字并不只是“鞠裳”一个，“菊裳”、“兰裳”、“鞠常”等都是他的字；叶昌炽的号也不只是“颂鲁”一个，“缘督”、“莼居士”、“歇后翁”、“缘督庐主人”、“烂柯叟”、“莼独居士”、“寂镡遗民”、“蓬大夫”等都是他的号。他在《逝波小录》卷二上曾署“长洲叶芳揆颂鲁氏”，看来，“芳揆”也是他的字或号。光绪二十三年（1897），叶昌炽自署幡瓠叟。宣统元年（1909），复署几希野叟、惇史。古人的字、号、又字、又号、别号等往往是很的。这种情况，在近代似乎更为突出。像叶昌炽这种有多个字、号的情况，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一个人的主要字、号还是要弄清楚的，尤其是不能把字和号混淆，把字说成号或把号当作字。

再看叶昌炽的乡贯。

关于叶昌炽的乡贯，大多数研究认为是江苏长洲，但也有认为是元和、苏州、吴县的。一个人竟有三四个乡贯，孰是孰非，令人颇费思量。在弄清叶昌炽确切的乡贯前，我们有必要先将长洲、元和、苏州、吴县之间的关系搞清楚。

其实，长洲、元和、苏州、吴县这四个地域概念存在着相互交织、分合叠见，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历史上，它们有时分设，有时撤并，上下统属关系也常有变化。长洲为旧县名，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从吴县中分出一部分而设置，治所与吴县同城，均为今江苏苏州市区，1912年又重新并入吴县。元和亦为旧县名，清雍正二年（1724）再从长洲县中分出一部分而设置，治所也在今江苏苏州市区内，

并与长洲县一样，也于1912年重又并入吴县，辖境包括苏州市区一部分及原吴县偏东南部地区。吴县的历史较长，在秦朝时即已设置，它位于江苏东南部，环绕苏州四周，治所也在今苏州城内，后除了唐时分置长洲县、清代分置元和县外，清代又从吴县中析出沿太湖一带地区置太湖、靖湖两厅。1912年，长洲、元和两县及太湖、靖湖两厅均并入吴县。至2001年，吴县全境复并入苏州市区，成为苏州的两个区——吴中区和相城区。

苏州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地域概念及与长洲、元和等县，特别是与吴县的关系上更加复杂。作为一个城市，苏州在春秋时是吴国的国都。秦代置吴县，苏州是会稽郡的郡治。东汉置吴郡，南朝梁代时为吴州的州治。隋为苏州的州治，明、清为苏州府的府治。1928年设苏州市，1930年撤销。1949年复置苏州市。作为州、府名称，苏州在隋开皇九年（589）前称吴州，此时才以姑苏山而得名苏州。大业初复为吴州，又改吴郡，唐武德四年（621）复改为苏州。治所在吴县（隋自今苏州市移治市西南之横山东麓，唐武德七年还旧治）。辖境相当于江苏吴县（现析为苏州市吴中区、相城区）、常熟以东，浙江桐乡、海盐东北及上海市大陆部分。五代晋后缩小为上述江苏部分及上海市嘉定、宝山二县（现改为上海的两个区）。宋政和三年（1113）改平江府，元改为平江路，明初又改为苏州府。清辖境相当今江苏苏州、常熟、昆山、吴江等市及原吴县地区。1912年废。另外，苏州在唐代还是江南东道的治所，明代宣德后为应天巡府治所，清代为江苏省省会。

从上述资料的阐述及分析中可以看出：（1）苏州曾是吴县的治所，吴县是苏州的属县之一，但又曾管辖过苏州，苏州的治所曾经是吴县。（2）长洲县是从吴县中析置的一个县，

而元和县又是从长洲县中析置的一个县。(3) 1912年后,长洲县、元和县又重新并入吴县,吴县则又成为所管辖范围的一部分。这种交叉重叠、数次分合的情况便形成了叶昌炽的乡贯出现多种版本的主要原因。

那么,叶昌炽确切的乡贯到底应该是哪里呢?叶昌炽自己曾有表白。民国四年(1915),苏州地方当局聘请叶昌炽续修苏州地方县志,拟在前志基础上作些补辑,未收者补之,踣驳者考证之。叶昌炽认为,此次聘请“本不必辞”,但因为这是民国地方政府聘任的,他作为清朝遗老,所以坚决不肯俯就。他在当年四月初五日的日记中记道:“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今大清何在?县何在?而可为之秉笔乎?”虽然遗老味非常浓厚,但对自己的乡贯,这段话是说得十分清楚的,即“大清长洲县”。按理,叶氏自己都已经这样说了,就不应再出现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但通过有关苏州、吴县、长洲、元和等资料的考证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叶昌炽自己在内的叶氏乡贯“长洲说”,其他各家的“苏州说”、“吴县说”、“元和说”都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长洲县析置于吴县,元和县又析置于长洲县;吴县曾是苏州的旧称,苏州又可包含吴县、长洲、元和诸县。称叶昌炽为长洲县人氏者,根据即为叶昌炽日记中所言;称叶昌炽为吴县人氏或苏州人氏者,是因为不管长洲县还是元和县,两县均析自吴县,而吴县又归苏州管辖;《清史稿》称叶昌炽为元和县人氏,则缘于叶昌炽在苏州的住处位于旧元和县境内。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而言,一个历史人物的乡贯不能不可说明地给一个笼统含糊的概念,也不能既可以说成此处,也可以说成彼此,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确切的、有说服力的提法。考叶昌炽所生活的时代及各种史料,笔者认为,叶昌炽乡贯的

准确表述应该是“江苏吴县（今苏州）”。理由有以下几点：

1. “长洲说”不全面。叶昌炽在苏州、吴县一带的主要住处有两个：一是苏州城东、皮市（一作“墅”）之间花桥里的花桥老屋；二是苏州城外灵岩镇（今为木渎镇）的渎川新居（即叶氏先师冯桂芬之旧宅，曾作苏州志局办公之所）。此两处住地在未析置长洲、元和二县前均属吴县，析置长洲县后属长洲县，元和县从长洲县中析出后又属元和县。而元和县从长洲县中析出，还早在清雍正时代，叶昌炽生于19世纪40年代，到他出生，其所生活的主要场所早就属元和县了。故“长洲说”不全面。

2. “元和说”不确切。既然叶昌炽的家乡在元和县，确定其为元和县人似无疑义，《清史稿》的编撰者也是从这一角度来确认叶昌炽的乡贯的。但是，这一确认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元和县早已在民国元年（1912）即被撤销而并入吴县，而叶昌炽的卒年是民国六年（1917），《清史稿》的编撰则又在叶昌炽逝世之后（完稿于民国十六年，1927）。故“元和说”亦不确切。

3. “吴县说”概念不甚清晰。叶昌炽的家乡在叶氏出生时和叶氏前大半生活动期间为元和县，并不属于吴县。元和县虽于1912年重又并入吴县，但吴县后又称吴县市，进入21世纪后复并入苏州市区。故“吴县说”的概念不甚清晰，提法也不甚确切。

4. “苏州说”过于笼统。叶昌炽生活的时代，苏州的地位高于吴县、长洲、元和及周边各县。叶昌炽生活的环境虽与苏州紧密相联，很难分开，但他的家乡毕竟属于苏州管辖下的一个县，确定他的乡贯就应该落实在这个县。故“苏州说”显得过于笼统。